



顾
雷

：

身心不合比比皆是，这个不合
的裂隙，恰是戏剧栖身的空间

// 北京戏剧家协会

《人生不适情》剧照 © 图片来自于豆瓣



顾雷：编剧、导演、树新风剧团艺术总监、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戏剧作品有《告别无羁的长夜》《十个人的夜晚》《顾不上》《人生不适情》《进化》《水流下来》等。

顾雷的戏剧作品，冷暗的格调中，融汇了轻灵黑色幽默，在写意的空间造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气质，兼具平民气息和知识分子思辨的韵味，并保持着一贯的高水准，注重观赏性和艺术美感的平衡。

Lei Gu is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laywright, stage directo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REE NEW BEE TROUPE. He i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s of both the Chinese Dramatists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Theatr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Farewell to the Uninhibited Long Night, A Night of Ten People, Can't Take Care of, To be Comfortable with Discomfort* and *The Creek Between Mountains* are among his many works.

His cool and dark style is blended with light and black humor. He integrates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the aesthetic taste of freehand, into spatial experiences on the stage. His works show both civilian atmosphere and intellectual speculation. Gu maintains a consistently high standard, and he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between apprecia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theater.

由顾雷担任编剧和导演的话剧《水流下来》刚从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戏剧邀请展演出归来，这也是《水流下来》第二次应邀去深圳演出。2020年9月底，《水流下来》首演于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其后走过了杭州、深圳等多个城市，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20

时间回溯至2001年，顾雷即将从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业，他与北理工太阳剧社合作的《沃伊采克》参加了北京戏剧家协会牵头并主办的首届大学生戏剧展演（后称“大戏节”），获得了业界的一致认可。据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文中记载，“大学生们的戏剧演出因为经费短缺，这使他们无法在舞台上利用实物去创造真实的幻景，客观上剧场只提供了一个“空的舞台”，这是他们面临的现实条件，也是挑战他们的创作意识，拓展其想象空间的契机，在第一届大学生戏剧展演中，北京理工大学的《沃伊采克》就在‘空的空间’中发挥了创造的优势，展现了内在意蕴和舞台形式上都丰满、生动的戏剧演出。”

本科毕业后，顾雷原本的工作安排是回到家乡石家庄一个制药企业做研发，受到鼓励的顾雷决定留在北京，第二年考了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生。读研期间，顾雷幸运地得到去林兆华导演工作室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跟着林兆华导演打杂、排戏，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用顾雷的话说就是：“相当于在大导那里又读了个研究生。”这段经历使顾雷受益良多，也将他推上了戏剧这条道路。研究生毕业之后，同为戏剧编剧和导演的尹韬帮助顾雷确立了边工作边排戏的模式，生活和戏剧两不误。

从大戏节走来，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一路走来，顾雷也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2014年正式成立了树新风剧团，“我们的剧团叫‘树新风’，翻译成Tree New Bee，亦庄亦谐，是戏剧的方式。”树新风剧团以开放、合作、原创、优质为创作和组织理念，支持合作团员多样化的衍生与创作，由一半职业演员和一半非职业演员汇聚而成，至今创作演出剧目有《顾不上》《人生不伤情》《水流下来》等。如今，树新风剧团已经走过“七年之痒”，“排戏”是聚集大家的纽带，“我们是松散联盟，有戏则来，无戏则散，甚至很少吃饭，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想散也散不了，这个组不见，那个组见。”

《人生不伤情》剧照 © 图片来自于豆瓣



《人生不适情》剧照 © 图片来自于豆瓣

“你见过投石子打出漂亮水漂的样子，就不会往里面乱扔砖头”

顾雷是一个“作者化”的导演，大部分作品都是自己担任编剧，创作产量不算高，更注重质量，他有自己的创作节奏，“大概两年一个戏，已经很紧张了。心里总有个戏剧理想的样子，体验过好戏的味道，那个美感是最吸引你的，因此才喜欢它。人心是个湖，你见过投石子打出漂亮水漂的样子，就不会往里面乱扔砖头。所以自己做戏，就会努力把粗糙一点的石头慢慢磨起来，提醒自己，别忘了漂亮的涟漪，别忘了初心。”

无论是此前的《顾不上》《人生不适情》，还是现在的《水流下来》，因为扎根于日常生活，在写作过程中需要调用顾雷的人生积累，也许这不是职业写戏的方法，但这是他的创作风格和趣味，“我不是虚构能力很强的作者，需要积攒体验和素材。真实体验和素材更有机，肌理更舒服，也需要等一等、凑一凑。往往是电脑里养着几个戏，有合适的养料了给它加一点，哪个快开花结果了，再考虑采摘，这都需要时间。”

在以一名编剧和一名导演的身份进入戏剧行业的第二十年，顾雷仍然不着急给自己下定义：“我是中医做戏，编剧、导演不是我的分法，定位也暂时定位不好，不器无形，可以叫十三不靠。”作为一名编剧，“写剧本只是把脑子里的影音描写下来，方便自己和演员排练而已。因此剧本像一张蓝图，缺少润色，这样的剧本评就不太沾光，它需要在脑子里搭建，大家搭建的技术不同，关键部分就可能差别很大。”顾雷的作品几乎都是自编自导，所以作为一名导演，“我就要更努力用一个‘不怎么样’的剧本去排一个好点的戏出来，来说服别人。另外，很多戏的意味，实际上是在演出过程中产生的，一是演员需要演出很多遍才能咀嚼出其中的意味，二是观众会教我们哪些戏要怎样调整。这个我叫它发酵，需要适当的灯光、音乐、观众、气场，演员生活里积累来的悟性和每一次的投入，在一起酝酿，一段时间之后忽然有那么一刻就有了额外的味道，这个就可以保留下来。这正是戏美妙的地方，它活在剧场里，会生长。我做好观察者，体验者就行。”

“黑色幽默是偷懒的说法，戏不是简单的逻辑”

顾雷的作品通常取材尖锐严肃，充满黑色幽默。2015年的悲闹剧《顾不上》借闹剧之壳，还讽诫之魂，将彼时的社会热点事件一一道尽；2016年的《人生不适情》围绕“出生死亡”、“生命延续”、“爱情欲望”、“希望失望”这些主题展开；同时期，顾雷编剧作品《进化》是一个讲述年轻的北漂夫妻想要美漂的故事；2017年的《结伴关系》将视线投射到当下崇尚自由精神和追求个人价值语境里的两性关系探讨之上；2020年的《水流下来》则是一部讲述父子关系与代际冲突的作品，触碰的主题引人思考。

“我觉得黑色幽默是个偷懒的说法，但想了很多年，也没有想到合适的说法。我明确一点，戏不是个简单的逻辑。往往是因戏谑而严肃，因闹剧而悲剧，因肮脏而净化，因疼痛而舒适，这些是搅在一起的。这可能是生活的模式，戏剧又是对生活的模仿。所以戏剧的表象脏乱差，内核不一定不严肃，反之亦然。”顾雷非常擅长诗意化的表达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即可窥知。顾雷很认同里马斯·图米纳斯对“戏”的一段描述，“北方的冬天你提着灯走进牲又棚，牛羊猪鸡都看着你，它们的粪便就在脚下，有半尺厚，你抬头看，在天花板上是粪便里的水汽上升凝结的水滴，成千上万，晶莹剔透，这些水滴干净得可以直接饮用。戏剧舞台上演员的插科打诨、装疯卖傻、悲欢离合，观众的眼泪和笑闹，都像地上的粪便一样，而观众走出剧场，心灵上获得的应该是天花板上那些纯净的水滴。”

“我觉得很妙，这是戏剧发生作用的独特方式。作为创作者，你当然希望做这样的戏。作为观众，其实不必在粪便里分辨哪个是鸡粪，哪个是羊粪、牛粪，并因此分拨拉仇恨或沾沾自喜。看完戏走出剧场，走进舒适的夜里，心里感受到的那种言之不足、手舞足蹈皆不足以表达的意味深长，才是看戏最可贵的收获。所以，作为创作者最担心的不是严肃不严肃，幽默不幽默，而是观众看完戏出来，心里是不是有了点什么。”

自从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演出行业便开启了“歇业—恢复—歇业—恢复”的随时切换模式。本来，今晚观众是可以坐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观看《水流下来》的，受前段时间北京疫情影响延期至明年。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生化工程专业七年的顾雷，对又的工作原本是医药研发，当然这一异于多数戏剧人的知识背景确实赋予了他的作品独特的视角，但在再三因疫情打乱演出节奏的当下，戏剧人的身份不免有些被动。如果不是2001年的《沃伊采克》扭转了顾雷的工作轨迹，如今他可能是一名从事医药研发的科学家。以一名戏剧编剧和导演的身份，面对“精神层面的艺术对人类社会更重要还是生存层面的健康医疗更重要”这一问题时，顾雷很谦逊：“我们的抗疫做得越来越好了，不差我这些术业不精的人，比较而言我觉得自己做戏更有助于抗疫。”这当然是顾雷的玩笑话。

关于“哪个层面更重要”，顾雷给出答案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态度：“身体这个物质存在是基础，精神是身体适应生存环境的一个派生物，但相对独立的精神会反过来影响身体和行为。我们经常会觉得身心不合，我粗浅的看法，一是因为人类在茹毛饮血的那个时代积累下来的心理惯性强大，可是外部环境已经大大的改变了；另一方面在生存不是大问题之后，执着的理念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绝对独立自由的，强化了身体和行为的偏差。生存不是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历史的惯性将长期存在，所以身心不合必然比比皆是。这个不合的裂隙，正是当下文艺，包括戏剧栖身的空间。当下身心不合的种种冲突，恰是现在做戏需要关注的现实，我强调此时此地此身此心。戏剧不宜再撕裂这种身心不合，要多在其中做关照、理解和疏导的工作。自有艺术以来，它就是疗愈人类精神疾痛的一种手段，扎针放血之后要有疗效。”

《结伴关系》剧照 © 图片来自于豆瓣





Q: 此刻，是否确定一名戏剧编剧/导演是终生的事业？

A: 应该会的，但也不要下这样的重誓。

Q: 曾经导演的作品中，有一些并没有真正面对市场，如果选择一部作品复排且演出，会选择哪一部？为什么？

A: 《人生不适情》吧，符合上面说的，但是要调整。

Q: 《水流下来》中的男主人公有自己的影子吗？

A: 有我、朋友们、亲人们的影子，但也不是具体的谁。《水流下来》是个父子故事，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面临着和父母的关系问题，常有倾诉，亲代-子代之间的指导和反抗，控制和反控制，这是很当下很普遍的问题。我倾向于不把亲子两代的观念冲突描绘成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更倾向于描绘成一条河的上游与下游，上游的水早晚要流到下游去，这是生命时序的问题。小孩子是人，青年人是人，老年人也是人，中青年人掌握话语权的时候，请不要急着把小孩和老人描写成怪物，可以观察，感受一下：生命的初始阶段是怎样一步步睁开眼，适应和认识世界的，老人是经历了什么，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老中青少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个理解生命的过程，静下心来体会，会有大感悟，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个丰富。

Q: 《水流下来》里有很多隐喻和巧思，请分享一个还没被观众解读出来的隐喻或巧思？

A: 前些天演出，福建剧协副主席蔡福军老师给《水流下来》做了个意象全解读，都说全了，还连了线结了网，很厉害。观众也说过各种很有想象力的解读。可能是因为被看透了，我现在想说，看戏不是灯谜大会。观众坐在座椅上，还是请放松心情，感受就好，别把注意力放在破解符号上，意象会自己潜入我们的意识去作战。推理挂一漏万，心会照单全收的。我只分享一点主题性的，剧中的父与子、逼婚、创业、癌等等，这些其实是一回事，父与子是生命传承，逼婚是生的欲望，创业是生存策略，癌是生的欲望失控。

Q: 《水流下来》接下来还有什么巡演计划？

A: 今年的演出又碑还好，所以明年广州、上海、成都、武汉、北京、洛阳都在谈，深圳有第三次邀约。确定之后，向大家汇报。

Q: 如果满分是100分，自己给《水流下来》打多少分？

A: 79.9，马上要到良好了。是剧场里观众的反应，在帮助戏成长，我们一点点改善，把小石子磨得再精致些。

Q: 作为一个新文艺群体（体制外）导演的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未来是否会更多的中心放在戏剧创作上，2022年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A: 肯定会的。中国剧协、北京剧协都给了我们很具体的支持，而且尊重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新戏，这非常好。新戏叫《长翅膀的杜若》，可以算《水流下来》的姊妹篇，写母亲的一生，计划明后年做出来。